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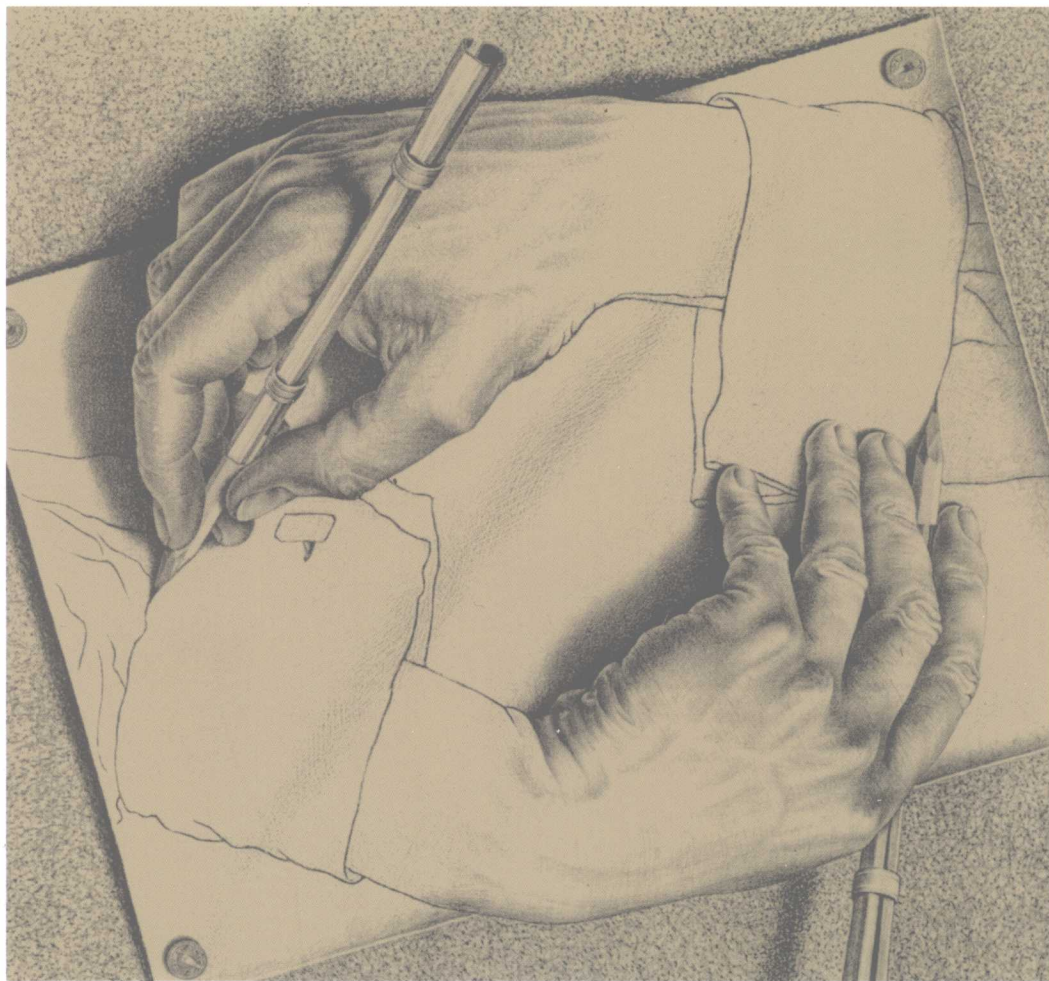
WILEY

(第二版)

哲学的初体验

INVITATION TO PHILOSOPHY

[英] 马丁·霍利斯 著
Martin Hollis
庄 瑾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第二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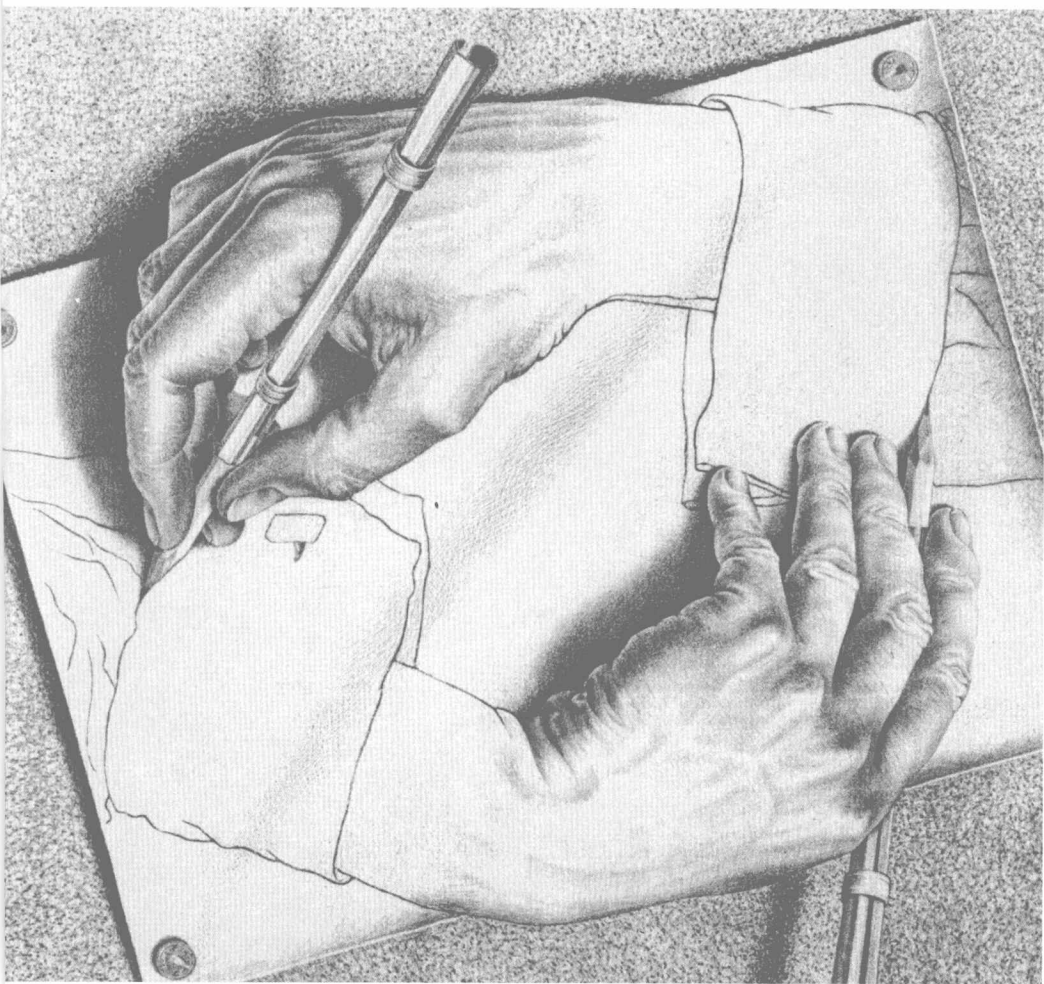
哲学的初体验

INVITATION TO PHILOSOPHY

[英] 马丁·霍利斯 著

Martin Hollis

庄瑾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5-19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的初体验(第二版)/(英)马丁·霍利斯著;庄瑾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

(悦读时光·人文探索)

ISBN 978-7-301-14980-5

I. 哲… II. ①霍…②庄… III. 哲学—通俗读物 IV. B-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26529号

Martin Hollis, *Invitation to Philosophy*, 2nd Edition

© Martin Hollis, 1997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Oxford.

Translated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from th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version.

Responsibility of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rests solely with th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书 名: 哲学的初体验(第二版)

著作责任者: [英]马丁·霍利斯 著 庄瑾 译

责任编辑: 吴 敏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4980-5/B·078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 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13印张 164千字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 第二版序言 ■

据我看来,一本入门书的目的在于传播一门学科的魅力,而非提供一份现行的指南。那意味着,和一本导论相比,本书需要做出的修正较少,并且,虽然对第一版的改动颇多,但绝大多数改动不过是想让原文更加清晰和准确。然而,全书中到处可见新的句子和段落,第八章亦新增了有关公正和道德的一节,在这一节里引用了休谟在其著作《人类理解研究》和《道德原则研究》*中论及的“聪明的无赖”,借以对公平竞争中的共同利益产生对公正的需求的观念提出挑战。

和从前一样,这本书所拥有的内容比我能向我的老师、同事和学生叙述的更多,而正是这些人,自我求学的年代起,便激发了我对哲学的好奇心。我一直特别感谢 Adam Morton 和 Bernard Williams,他们对第一版敏锐而详尽的评论促成了多处改进,同时也特别感谢 A. J. Ayer 和 Geoffrey Warnock 给予的热诚鼓励。对艾耶尔作为一名导师的技巧的生动记忆是种持续的灵感。Nick Bunnin 在修改“扩展阅读”部分的时候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而 Jerry Goodenough 则热心地为本次新版修正了

* 《人类理解研究》(*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首次出版于 1748 年,《道德原则研究》(*An Enquiry Concerning Principles of Morals*) 首次出版于 1751 年。之后的版本中,也有将两书合并出版的(*Enquiries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译注

的索引部分。还应当感谢 Blackwell 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掌控第一版整个出版过程、令我受益良多的 Kim Pickin 和建议出版本次第二版的 Steve Smith。当时还是学生的西蒙·霍利斯(Simon Hollis)绘制了第一章里那幅有关消失的哲学家的插图。

作者和出版商诚挚地感谢企鹅书屋(Penguin Books Ltd.)许可引用 H. D. P Lee 所翻译的柏拉图的著作《理想国》(*The Republic*) [企鹅书屋经典名著系列,第二版(修订本),1974]第 317 页以及第 319—320 页。

目 录

第二版序言	(1)
第一章 求知欲、悖论和视界	(1)
封闭性问题	(5)
开放性问题	(7)
悖论	(10)
视界	(16)
总结	(18)
第二章 论证	(21)
证明	(22)
证据	(36)
科学方法	(44)
总结	(58)
第三章 洞穴	(60)
两个世界?	(61)
主观和客观	(65)
知识和信念	(70)
笛卡儿和魔鬼	(73)
结论	(78)

第四章 蚂蚁、蜘蛛和蜜蜂	(80)
知识的基础	(81)
中间道路	(88)
结论	(94)
第五章 信念之网	(95)
基石上的裂缝?	(97)
限制的来源	(104)
结论	(108)
第六章 难以捉摸的“我”	(111)
面具、角色、责任和自我	(112)
机器中的灵魂	(116)
行动中的自我	(122)
结论	(126)
第七章 裴格斯的戒指	(128)
道德、私利和责任	(134)
道德理性	(138)
追求幸福	(139)
结论	(142)
第八章 共同利益	(146)
社会契约	(147)
正义和道德	(153)
理性和自由	(158)
结论	(165)
第九章 机器人,猿和天使	(167)
“只有发生的才是可能的”	(173)
快刀斩乱麻式的解决方案?	(176)

自由和理由	(178)
结论	(182)
扩展阅读	(185)
索引	(196)

第一章

求知欲、悖论和视界

宇宙中其他地方是否存在有意识的生命？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人们基于不断变化的各种理由提出这一问题。近来，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科学问题——令人兴奋，因为科学也许能够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已经登上月球，并向行星发射了探测器。我们还拥有射电望远镜和计算机来拓展我们微不足道的所及范围。到目前为止不过是证明了一个否定的结论——在无穷的宇宙中，没有一处存有有意识的生命——不过发现正面迹象的几率在开始增加。科学家的知识、无知和好奇心已经可以开始着手应对这技术挑战。

哲学家的好奇心则有另一个重心。即停下来思考这个问题本身。这个问题有点儿像是在问极地的冰层下是否埋藏着黄金，但也就只有那么一点儿像——在找到黄金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找到了。如果有一架太空探测器将蓝色的金星人愉快地挥着手的图片传输回来，那就好比是找到了黄金。但是，“有意识的生命”包含了所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并且光凭思辨无法确定界限之所在。即便是地球生物学，也涵盖了无意识的生物体；而对计算领域中的人工智能的研究则向我们展现了存在完全无生命的意识系统的前景。正如科幻小说向我们提示的那样，我们的头脑、两个眼睛、三十英尺长的消化道以及和食指相对的拇指并没有任何先天固有的特别之处。在生物学和计算处理之间存在一个不明地带，而我们并未留心去预先判断它。然而，科学上的无知

只是我们无法确定“有意识的生命”之外延的理由之一。

2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有目的的,而这个目的的产生比近代科学对技术的求知欲的产生更早。提出这个问题有一个经久不变的目的,那就是想要理解人的意识怎样才能融入更为广阔的宇宙或事物的规律。对未知宇宙产生疑问的历史,正如人类从洞穴口看到星光的历史一样久长——人们想要知道,宇宙中有些什么,它怎样运行,以及神明为什么要求它这样运行。从这些疑问中产生了有关意识本身的困惑,也产生了一种存在一个内部宇宙的感觉,这个内部宇宙和外部宇宙之间存在着某种不稳定的联系。人们的内心有一个世界,它和人们平日里所感受到的那个世界有所不同,但又似乎藕断丝连。动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它们同样有感觉、很聪明、有目的,同样组织社会生活。它们甚至有可能也做梦。然而,它们不在歌曲中记录历史,它们既不窥伺死亡的到来,也不探问死亡之后会是什么。这是一个深刻的区别。这一区别最终或许仅仅是程度上的巨大差异,而并不表示性质的不同。但同时,这一区别的特点就在于,我们人类能意识到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差异。这是一种与经验相分离的自我意识,很难被指认出来。

于是,从很久以前开始,人类就尝试在使人类生活更轻松、更便利这一原因之外,理解自然的原因。我们自身的人性也是一项挑战。我们在一定意义上处于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交界处,是既有肉体又有精神的造物,服从自然法则的同时也开创着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既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又和自然秩序相分离;我们所瞥见的那个宇宙同时也是我们根据自己的理解方式所加于宇宙的。人们的心中有很多古老的谜团(后面的章节中将会逐一处理这些谜团),长久以来这些谜团的存在使得思想家们开始怀疑它们是不是我们自身所独有的。在宇宙中的其他地方,是否存在像我们一样的有意识的生命呢?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通过指出它

现在成为一个技术领域的问题,我似乎是将现代的实践和古代的思考相对立起来。但是,没什么比力求发现怎样生活更实用的了,因此,也没什么比力求发现宇宙如何构成更实用。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这一问题与变化如何在实际上被引导有着密切的关联。这取决于对人性而言某些根本的东西,以及地点和时间的偶然性。例如,人们有各种各样的愿望,有些人想要和平地生活在一起,而另一些人则想要冲突和敌对。我们不仅有爱和同情的倾向,也有嫉妒、仇恨和怨怒的倾向。这个混合中的某些种类可归因于地点和时间,例如,比较一下古代日本的荣誉准则和现代市场经济体的利己主义,或古典时代的斯巴达人的好勇斗狠和教友派信徒的温文平和。有些欲望和母性本能一样永存不朽,而另一些欲望则像最近的流行风潮一样稍纵即逝。了解哪些欲望是固有的——我们取消不了它们或者一旦去除它们我们将不复为人,以及哪些欲望是可以在一个适当的环境下弃之不顾的,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问题。这是人们想要知道其他地方是否存在有意识的生命的另一个理由。平静的思考使我们定义人性中我们所设想的那些不变的和易变的内涵。

技术可行性意义上的“实践”和改变生活方式意义上的“实践”是有区别的。在后一种意义上,提出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是实践的。但在前一种意义上,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实践的,而我并不希望混淆两者。我的看法是,有关有意识生命的问题无法被清楚地区分为两种意义。一方面,如果我们打算建造射电望远镜来寻找有意识的生命,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正在寻找的是什么。另一方面,地球上有关意识本质的信息是如此难懂,以至于任何新鲜的、甚至是令人不安的数据都有可能帮助我们理解那些我们已有的信息。依此类推,试管胚胎的试验可能动摇我们有关细胞发育的信念,乃至我们有关人性的信念。理论化(或者对经验的总结)不仅涉及信息,同时涉及理解,而科学的理解和

道德的理解之间并不能简单地一分为二。在本书后面的内容里,我将对“知道更多”和“知道更好”(knowing more and knowing better)两者做出区分,但在这开头的一章里所要论述的是激发哲学产生的迷惑和好奇。哲学不是那群被称为“哲学家”的古怪家伙们的怪癖。哲学是每一个正在思考的人探寻具有科学和道德意义的秩序的动机。这就是为什么我挑选出了这样一个起始问题,在这一问题里,理论化将技术和道德结合起来。

在宇宙中的其他地方是否存在有意识的生命? 这里有一个事实性的问题,如果我们碰巧在半人马座阿尔法星之外发现了和我们一模一样的生物,就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然而,这充其量是一个不严密的问题,因为我们非常不确定某种东西能和我们有何程度的不相似而仍可被算作是有意识的生命。这个问题的某些不严密之处可以通过明确地定义“意识”和“生命”的概念来消除。但是这不仅仅是一个根据我们的意愿来下定义的问题,因为下定义这件事情需要在宇宙空间内的新发现增进我们对于有意识的生命的理解之后才有可能进行。另一部分的不严密之处则反映了我们对意识本质的困惑。由于我们虽然就生活在有意识的生命中间,并且已经有好几千年的时间来研究我们自己,却仍然对此困惑不已,所以这是一个令人好奇的困惑。因而其中还涉及另外一种问题,这个问题既不完全是一个事实上的问题,也不是一个语言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思维上的问题,尽管这一点至今仍不明显。就是产生于好奇心,探寻的却是与事实有关的秩序的这种问题,我将选出来作为哲学中的典型问题。读到此处的读者会感觉到我在追寻的是什么,因为他们会受到自己对哲学的好奇心的驱使来阅读本书。但是光凭直觉来阅读后面的章节是不够的,我现在要来对比封闭性问题和开放性问题,这项比较推动了对知识的研究,或者说,敲击了一个相当不同的音符——智慧。

封闭性问题

金星上有小蓝人吗？这是一个封闭性问题，因为人们很清楚什么样的答案能解决这个问题。即便我们还没有现成的答案，至少我们知道该怎样找到答案。如果根据我们现在对金星已知的信息所作出的推论还不能充分地解答问题，不过或许找到问题的答案并非易事。一次彻底的搜寻需要更好的燃料、金属或工具，其成本可能高于我们乐于承担的花费。但这些技术和意愿上的问题并不影响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涉及的方方面面。这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我们已经知道怎样判断这个问题。

封闭性问题中的极端情况是已知答案的问题。孩子问是什么下了那个有斑点的蛋，答案是一只画眉鸟。学生问大宪章(Magna Carta)签署的日期，然后得到正确的答案，或者问一些更难以回答的问题，然后被告知该去图书馆查找资料。这些问题是从知识储备中提取出来的，并没有任何神秘之处。它们就像是在计算机存储器里做简单的搜索。我们称这些问题为完全封闭的问题。

更难的问题很快就开始让现有的知识储备不堪重负。29317 乘 82401379 的积是几？或许过去从来没有人提过这个问题，也没有一份文件记录着答案。但是技术就在我们手边，单纯的无知很快就被消除了。只要我们愿意，并且一旦我们掌握了适合的技术，我们就能确定无数的事实。在我们已经掌握技术的情况下，这些技术所适用的那些问题也几乎是完全封闭的。

然而，事实问题很快就超越了现有技术。半人马座阿尔法星上是否有小蓝人？这个问题，目前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回答。根据已有的证

据,我们可以回答说“不太可能”。但是,下此判断所需要的太空探测器尚属科学幻想。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直截了当的事实问题。它所需要的仅仅是一艘有足够的动力航行到那么远的地方的飞船,以判断两种明确的可能性中哪一种是实际成立的,而原则上,我们知道在建造这样一艘飞船的过程中会涉及哪些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封闭性问题。

请注意这个小小的词——“原则上”。这个词标明了事实问题的观念里那一道模糊不清的边界的起始。在需要花一百万年时间才能到达的宇宙深处是否有小蓝人?我们并不清楚我们是否知道怎样去找寻。“原则上”,乘坐一艘足够快的飞船越过一段足够长的旅程,就可以办到。所以,“原则上”,一艘装有空间曲相推进器、可以在节点之间跃迁的飞船就可以满足需要。但这些对我们来说恰恰都不具备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单纯的距离问题看来似乎无关紧要。如果花园地底下有没有精灵是一个事实问题,那么在下一个星系的尽头有没有精灵也应该是一个事实问题。“原则上”,这些属于同一种类的问题。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尚未被完全封闭的封闭性问题。它之所以没有被完全封闭,是因为我们既不知道答案,也不具备可以向我们提供答案的技术。它之所以依然是封闭的,是因为(大致地说来现在)我们可以陈述有关小蓝人假设的或真或假的各种条件。

有一种关于封闭性问题的比喻,有助于使问题简化。那就是绘制地图的比喻。地图绘制者带着一张白纸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他探测并逐步记录下这个国家的状况。古时候,探测这个世界没准和如今探测群星一样艰难。地图绘制者或许并不知道该怎样记录地球的曲率;事实上他可能相信地球是扁平的。但是,原则上,大地静候于彼处。山脉是如此高峻,河流是如此绵长,大地上可能有龙,也可能没有龙。地图绘制者所面临问题是明确的,即怎样按照地貌的原样复制。这个比

喻对我们理解日常生活和科学领域中的许多问题的本质来说都非常有用。它不仅适用于发现事物现在是怎样的,还适用于判断他们曾经或将会是怎样的。例如,历史学家不能回到过去,但是我们通常认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地图的绘制者,其学说成立与否原则上由他们的著述是否准确来决定。这是有关一个独立于我们的信念而存在的世界的比喻,这个世界的面貌是对我们信念的真实性的最终的、客观的检验标准。在这个比喻奏效的任何情形下,问题都是封闭性的。

开放性问题

比喻奏效的情形并不像人们所设想的那样经常出现,也并不那样彻底。在宇宙中的其他地方是否存在有意识的生命?小蓝人是一个例子,但是正如之前所提的那样,“有意识的生命”的外延要丰富得多,于是人们很快就产生了哪些可以算作“有意识的生命”的疑问。就让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的地图上记录了“此处有气态立方体”,并且让我们加上所有能够告诉我们其行为的观测记录。即便那样,我们仍然无法判断它们是否属于一种生命形式,以及它们是否具有意识。看上去似乎这里头有些东西是地图绘制所抓不到的。

一个显而易见的反驳是,问题本身就有错处。这就好比是要求地图绘制者记录下所有“显著特征”,却没有详细说明什么可以算作显著特征,或者“显著”意味着什么。那的确是一个可能存在的错误,而这个错误可能造成时间的浪费。例如,如果一个卫星被永久定位在内布拉斯加州上空,那么对它是否环绕地球飞行可能存在争议。它在环绕地球飞行,因它绕着地球理论上的中心点作轨道飞行;它没有环绕地球飞行,因为它没有行经地球表面的相对运动。哪一个才是正确的答案

呢？这实际上无关紧要，因为仅仅是动词“环绕飞行”的所选用法不明确。但这是一个刻意找出来的细微事例，它不会具有普遍意义。而有关什么可算作有意识的生命的问题则具有更多的意义。要是这一点在气态立方体的例子里还体现得不够清楚明白，那就试想一下有关堕胎的争议中人们对人类胎儿的看法。无可否认，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因此可能显得很特殊，但是其中也有一个如何定义胎儿的问题，而那是一个进一步的问题。

新的因素是，我们所要探测的国度不再独立于我们的思想。当然，是否存在高山的问题从来都不独立于我们对“高山”的定义，然而这不是我接下来所要探寻的。即使我们不愿意把珠穆朗玛峰称为高山，它仍然是高山。我们是否将一座 3000 米高的山峰称为高山，都不会影响地貌。但是，许多概念并不仅仅起到标签的作用。在我们做出说明和解释之前，概念进入到我们感知的方式中。事实上，在感知的过程中，我们经常已经在说明和解释。那就是对开放性问题貌似毫无关联的不同解读之间的联系。我曾说过，宇宙旅行可能会改变我们对宇宙空间和我们自身的看法。其中的联系在于，宇宙旅行可能会根本改变我们思考宇宙里存在哪些事物的方式，使我们首先自觉意识到我们的地图，然后自觉意识到我们绘制地图的方式，再自觉意识到我们自身——绘制地图的人。宇宙旅行会改变思维的框架，而不是在同一个思维框架中给出新的判断。封闭性问题不管有多难和多重要，它们的答案只不过增加我们的信息。而开放性问题则对那些我们据以判断应当相信什么的规则提出挑战。

在历史的帮助下，我们更容易看到封闭性问题和开放性问题之间的差别。让我们把有关星球上的生命的问题放到一个更为古老的背景中加以考虑。在中世纪的基督教天文学里，地球是天空的中心，静止不动地居于月亮、太阳、行星和恒星等具有同心轨道的水晶球体中间。这

些球体围绕地球永恒旋转,只有在月球之下才存在着种种变化和衰亡。这一宇宙论和人们所接受的有关地球生命的看法密不可分。两者都和基督教思想的基本框架交织在一起,陷于某种人性观点之中。人是宇宙中唯一被赋予自由意志和可朽的灵魂的生命。他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处于上帝的造物的中心。在物质上,地球位于万物确实实的中心点上。在精神上,人是上帝之所以没有创造一个完全自动运行的宇宙、而在善恶之间留有选择余地的唯一理由。物质和精神是这一奥秘的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在这一框架中,提出别处是否存在有意识的生命的问题有些奇怪。只要那个框架一直没有受到置疑,那么很清楚地,答案就是“没有”。摆弄存在其他有意识的生命、或存在其他伊甸园、甚至存在其他耶稣受难的情形的想法,显然就是浪费时间。对于封闭性问题而言,答案是明确的。然而好奇心依然存在。

事实上,这一基督教思想的基本框架是脆弱的,它承受着宗教的和科学的双重不断增长的压力。引发宗教改革的紧张态势推翻了罗马天主教教会的传统权威,并且从此终结了它维持封闭性问题的权力。天文学家开始坚决要求绘制一张新的星图,不再把地球放在中心,并且如同后来的星图那样,像打破窗户一样打破了水晶球体。提出别处是否存在有意识的生命的问题——一个颠覆性的至今仍有开放性的问题——变得合理了。它具有重大意义,但在它浮现之初仅是一个全新的思想框架。这个过程是渐进而充满争议的。事实上,这个过程是危险的——异教徒们可能面临自己被活活烧死的下场。而今为我们所广泛接受的现代天空及地球的星图最终形成于16、17世纪。我们现在可以不带一丝激动地意识到,我们的地球不过是小小的仅有73.5亿英里宽的太阳系中的一颗行星,太阳系位于中等大小的具有1千亿颗星球的银河系里,而银河系本身只是我们用最大的望远镜也无法穷尽的星系网络中的一个星系。我们可以承认人类的生命只延续了天文钟滴嗒

9